

一个令美国总统罗斯福
为之动容的故事

一部在美国本土发行了
二十版的传奇小说

一本被译成十六国文字
风靡世界的畅销书

首次推出中文版

And so comes an intermission in this drama which the Arctic has been unfolding for me these many years. It began at the end of that brief, hazy prolog when I went to sea. The main performance is still going strong, there can be no real epilog. Nothing is ever finished along these bleak, exciting coasts where Stone age ormiaks meet the four-motored planes of a Flying-age I inch forward on my chair, so to speak, watching breathlessly to discover what the next scene will reveal. Something new in natural history, perhaps. A snowbird driving a full-grown lemming, squealing, beneath the porch of one my warehouses. I've never seen that happen before, Or the mystery of myriads of Ross gulls drawn inshore by the "crack" of my gun. Usually, these birds feed far

Habit
id fl
A strange pheno
of native sleds,
puzzle
with
of leads opening
and
Ont I
Excel arriving less,
over thing
new
answer
furs,
the Arctic. Those fool birds mistook
"crack" of my rifle for a lead opening up and
followed the sound, anticipating
food. Well, I've never seen that happen
before. Or it may be some long-forgotten

零度 *Fifty Years Below Zero*

以下五十年

Charles. Brower

gedy suddenly recalled by a tin canister
t up on the beach, such as happened in
e spring of 1937.

(美)查尔斯·布洛瓦 / 著

姜德鹏 / 译

作家出版社

0105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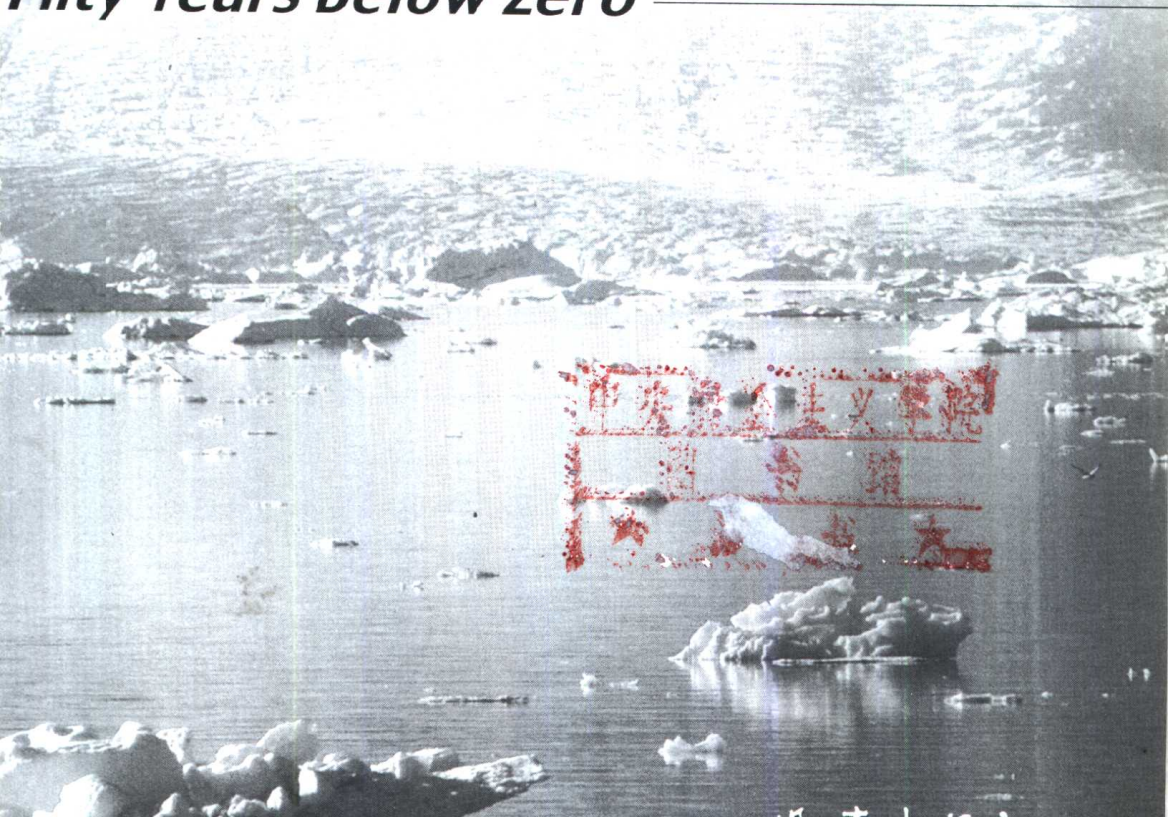
1712-35
20



201053055

零度以下五十年

Fifty Years Below Zero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零度以下五十年/ (美) 布洛瓦著; 姜德鹏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1

ISBN7-5063-1723-0

I. 零… II. ①布…②姜…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1755 号

零度以下五十年

作者: [美] 查尔斯·布洛瓦

译者: 姜德鹏

责任编辑: 袁 敏

封面设计: 周建中

版式设计: 周建中 梁毅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 bta. net. 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1.8 千

印张: 13.5

插页: 4

印数: 0001-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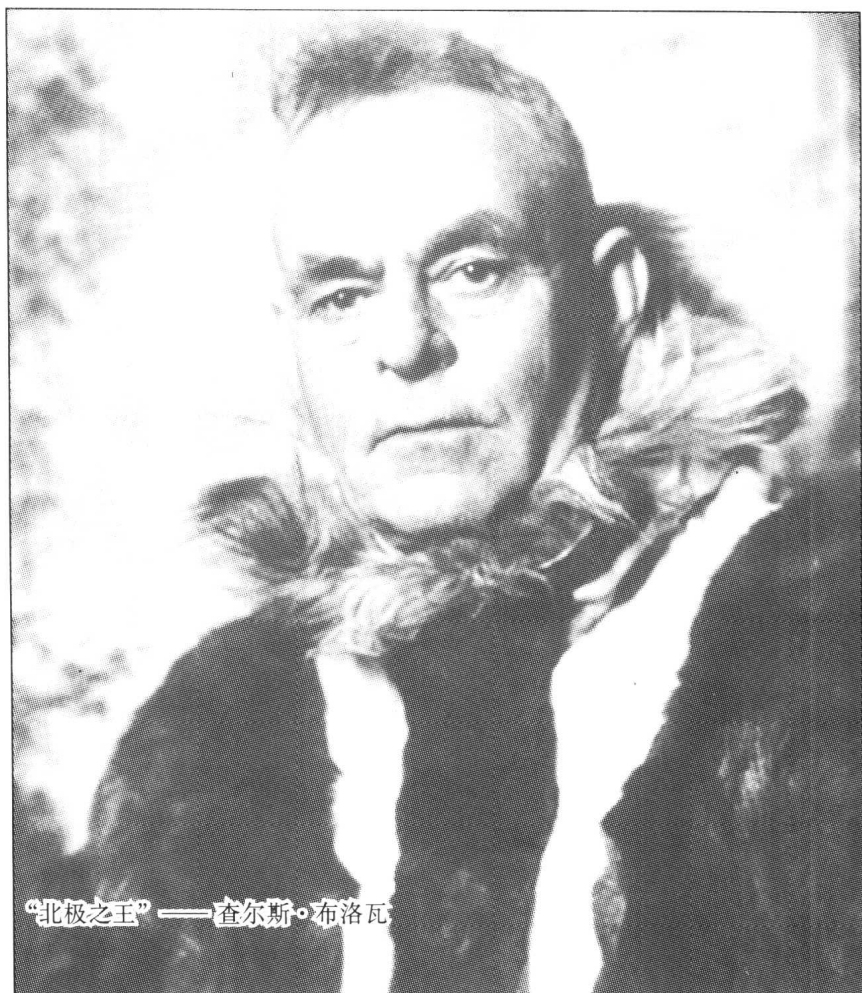
版次: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723-0/I·1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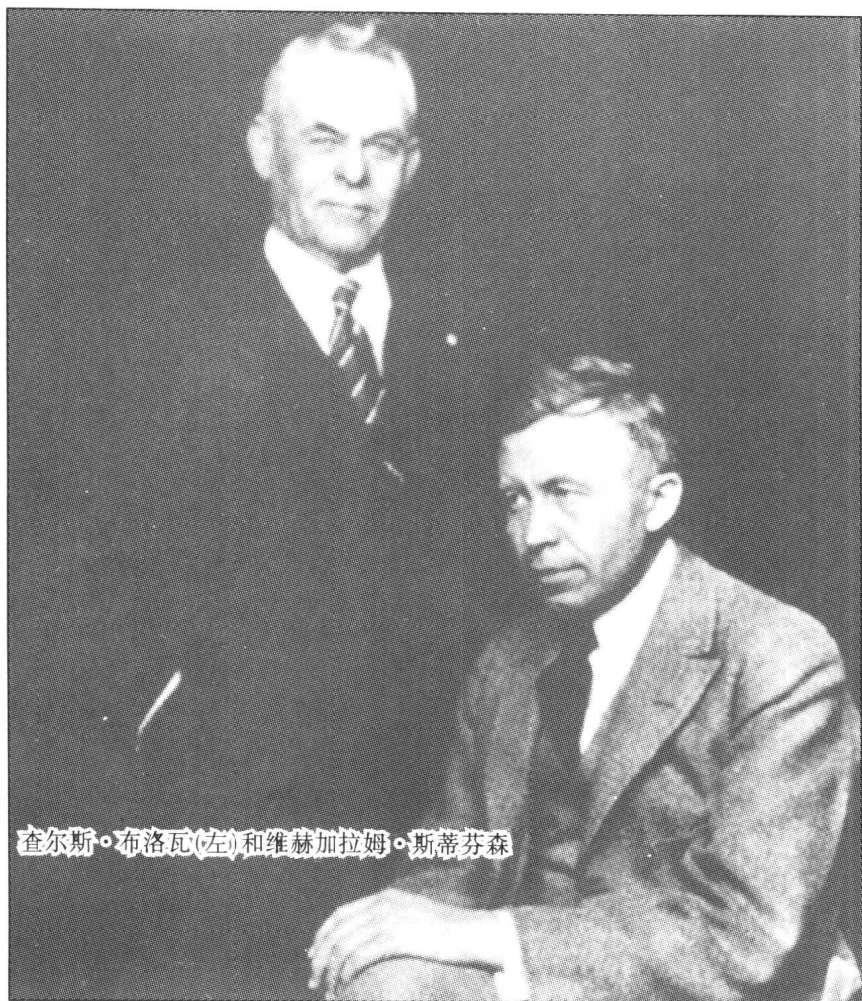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北极之王”——查尔斯·布洛瓦



查尔斯·布洛瓦(左)和维赫加拉姆·斯蒂芬森

序

维赫加拉姆·斯蒂芬森^①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查理·布洛瓦一直断断续续保持着美国最北端的居民的称号。有一阵子，这个称号属于他的伙伴和老朋友汤姆·戈登，因为汤姆的家位于布洛瓦的家以北约五公里的地方。还有一阵子，一位名叫查理·克兰伯格的人也享有过这一称号——他住的地方更靠北，距离布洛瓦的家有十公里。但是克兰伯格后来搬到“加冕”湾去了，戈登搬到“国界”角去了，这两个地方都在东面，而且也都靠南。这样，布洛瓦就再度保留了先前的纪录——成为“山姆大叔”最北端的居民。

任何一位忠厚的美国人都会把布洛瓦看作是和他们一样的地道的美国人。要是你见了他的话，肯定会认为他就是那种出生在曼哈顿岛的第二十三街区一带(当时那地方还不是一个住宅区)的人。按布洛瓦的性格，他的成长过程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本可以进入安纳波利斯^②的海军学院念书，但他却离开了那条可以轻易地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转而走向一条充满艰险和危机，

^① 美国著名的探险家和人种学家，祖籍冰岛。对爱斯基摩文化和历史有独到的研究。

^② 美国港口城市，位于马里兰州。

Below Zero
Fifty





却又自由自在的探险之路，前往遥远的不可知的大海和陆地。假如你在纽约的“城市俱乐部”遇见他的话，你会觉得他是本地人，一位典型的纽约人，身上流露出一种成功人士的自信和宽容；要是你在纽约的“探险者俱乐部”遇见布洛瓦的话——布洛瓦也是该俱乐部的成员——你很难把他从那些到过很远地方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们中区分开来。因为他会大谈从前他在非洲、澳洲的经历，最后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多年生活在热带地区而不是寒冷的北极地区的人。

在这里我要特别向各位推荐这本书。虽然我曾读过这本书最初的草稿，但是我还是迫切地期待着这本书的问世，准备重新再读一遍，因为出版后的这本书要比我最初读到的原稿更完整，而且据我所知，也更精炼。我敢肯定，假如查理把他所知道的有关捕鲸、探险及北极的各种掌故的三分之一讲述给我们听的话，那么，这将是一本充满神奇色彩的探险故事书；假如查理把他谈话中所体现出来的非凡热情和魅力的三分之一用于写作此书，那么，这将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文学著作。

总之，不管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对于我来说，它讲述的是一个人的生平，这个人是最老最亲切的朋友之一。鉴于我是一个朋友，我代表许多陆续到达或途经阿拉斯加最北端的探险家、捕鲸者、商人、传教士；代表美国海岸巡逻队中的许多船长、官员；代表美国地理测绘局的勘探员们；代表美国教育部近年来为了扩大教育区域而派往巴罗的教师们，以及代表差不多所有出于各种原因来到巴罗、在任何时候都得到过查理·布洛瓦热诚帮助的人，对查理表示感谢，因为在过去的五十八年中，在位于北极圈以北大约五百三十一公里的地方，他一直敞开大门，迎接来自各方的人士。



Below Zero



Fif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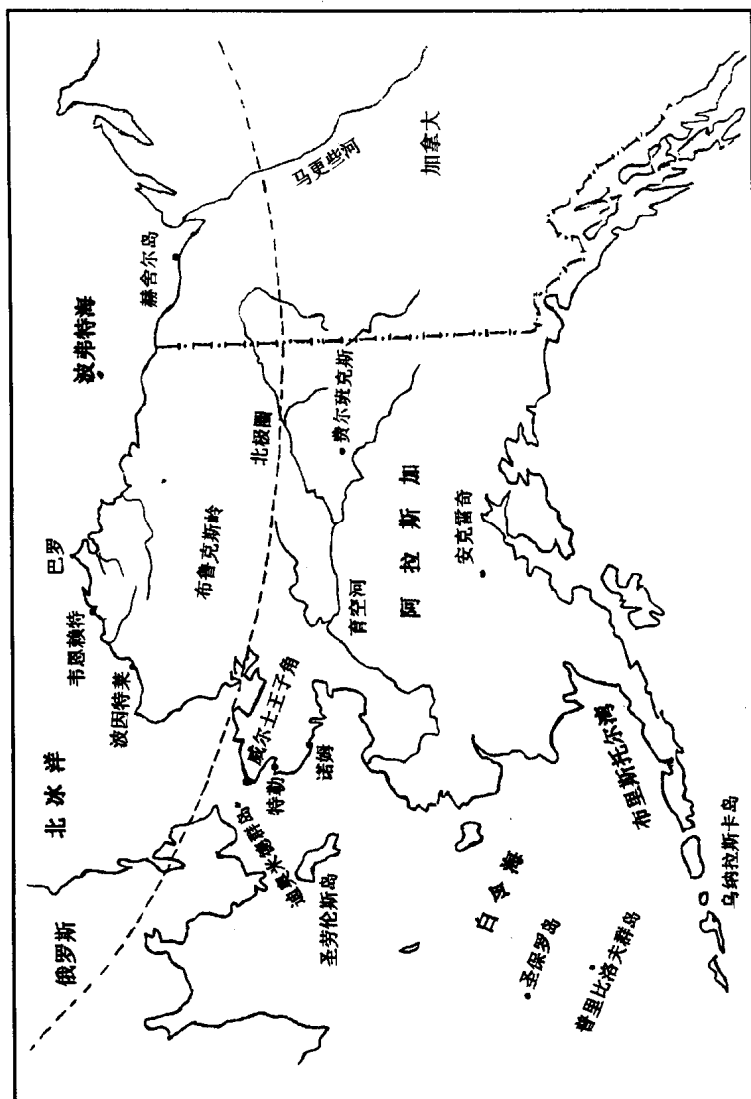
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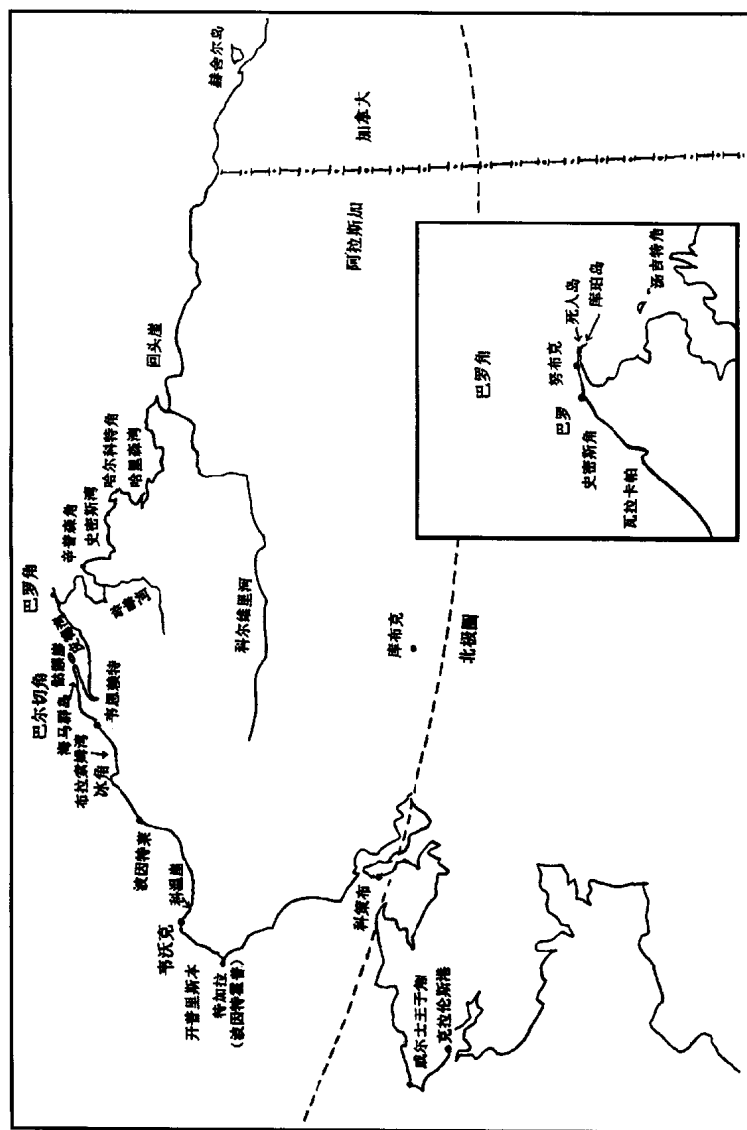
从左至右：汤姆·戈登，弗雷德·霍普森，
查尔斯·布洛瓦，1898年9月在巴罗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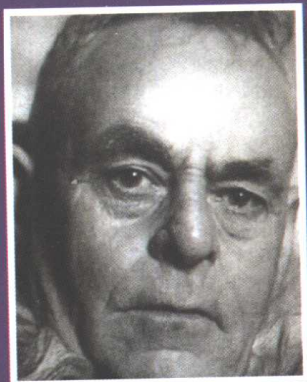
Fifty Years Below Zero

004





Fifty Below Zero



作者简介

查尔斯·布洛瓦,1863年生于美国纽约。他生性喜欢漂泊,十四岁辍学,到远洋船上当水手,去过世界许多地方。二十岁那年,他应邀参加一支煤矿勘探队首次进入北极。此后,除了短暂的离开之外,一直居住在阿拉斯加的巴罗角,娶当地土著人为妻,生儿育女,开创事业,直到1945年去世。查尔斯既是一位探险家、捕鲸者、猎人、商人,又是美国政府在爱斯基摩社区的代表,担任过当地的邮局局长、人口普查官。在爱斯基摩村落生活期间,他给爱斯基摩人治病,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为他们争取权益,为引导爱斯基摩人走上文明之路和促进爱斯基摩社区的繁荣做出过很大贡献,被当地人誉为“北极之王”,并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接见。



译者简介

姜德鹏,1963年生于杭州。1986年山东大学外文系毕业,进浙江电视台工作。1990年参加中国第七次南极考察队,赴南极拍摄电视系列片《南极与人类》;1994年环北极拍摄电视系列片《北极纪行》;1996年横穿青藏高原,拍摄电视系列片《地球之巅》,成为中国第一位到达“地球三极”的记者。1997年写作《看北极丛书》及《到地球顶端去——中国进军北极》(合作),《看北极丛书》获第九届冰心图书奖大奖;1998年,翻译百科类丛书《我想知道为什么》。《零度以下五十年》一书是他在北极拍摄电视片时,受爱斯基摩朋友之托带回来翻译的。

引 子

“看来，查理·布洛瓦打算退休了！”

很多年来，在美国本土，我的那些好心的朋友中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话。其实，并没有这回事。

没错，我已经快八十岁了，在过去的五十七年中，我一直生活在北极圈内——其中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个叫做巴罗角的地方度过的，这地方距离北极点只有一千七百七十公里。而且，与以往相比，在这漫长的北极冬夜里，我似乎越来越沉湎于我的业余爱好，比如说，写写东西、为博物馆制作标本或者用海象牙雕刻一些小玩艺儿等等。最后，我必须承认，在经过无数次的折腾之后，我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有激情了。

但是，说到退休，那又何必呢？

不过，要说这样的传说一点根据也没有，我的朋友们也不乐意。他们或许会指出，在遥远的过去，我并不生活在北极，所以应该回归故乡了——肯定就是这个理由。的确，在去北极之前的那几年，我一直跟船在海上四处漂泊。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漂泊的海上生活演变成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就像朦胧的序幕转化成一出情节分明的戏。

Zero

Below



Fifty



我已经不记得我在纽约的短暂的童年生活了。但是，据家里人说，我是1863年出生在纽约的，当时，正值内战时期，我的父亲作为二等兵在军队服役。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好像搬到威斯康星州的普雷里德萨克。在那里，我又添了一个弟弟。我还有一个姐姐，也出生在纽约。她出生的时候，内战刚刚爆发，我的父亲（他是一个生性喜欢到处飘泊的人）正从日本闯荡回来，准备应征入伍。内战结束后，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油田干活，发了点小财。但后来，他获得的一切突然全失去了，至于什么原因，我一点也记不清了。

但有时候，在北极的夜晚，我在雕刻海象牙时，脑海中时常会闪现出朦胧的往事……我记得我们曾经沿着湖泊和河道，前往东部，去和在那儿工作的父亲会面……往事渐渐清晰起来了，我还记得，我们后来搬到新泽西州的布卢姆菲尔德市安家。我在那儿上学、玩耍、游泳、和其他孩子打架，我还当过报童，挨家挨户去送报，由此懂得了美元的价值。哦，一切都已是那么遥远……

我又回过神来做我的雕刻。但很快，我的思绪又飘散开去。我回想起自己在十三岁那年，拖着简易的行李，一副“海上打工仔”的模样，登上一艘名叫“卡利·温斯乐”号的双桅船，驶向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港。

我记得，好像很快，我们的船在一个繁星之夜又回到了纽约港。六个月的航程结束了。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奇闻轶事，准备回来讲给家人和朋友听。突然，传来了一阵巨响。接着是木头折裂的声音。由于天黑看不见，“卡利·温斯乐”号被一艘叫“不列颠美洲”号的船拦腰撞上，撞成了两截。等我反应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落水了。海浪朝我打来，我挣扎着，绝望地想抓住一块船的碎片……

我隐隐记得自己被救起来了，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后才恢复元气。接着，我又出发，开始另一次航行，这一次坐的是一艘装备齐全的两千吨位的船。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看见“西·西·查普曼”号时的那种令人震撼的感觉。而且，我也忘不了当初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它，愿意在它上面当水手，前往澳大利亚的原因：这完全是一个十五岁孩子的一时冲动——纯粹是因为这艘船的庞大而被吸引住了。它当时是我在纽约港见到的最大的一艘船！

虽然“西·西·查普曼”号让我饱尝了酸甜苦辣的滋味，但我还是承认，它确实是一艘非常漂亮的船。不过，这艘漂亮的船，它最后的结局却实在是太不幸了。

我对这艘船记忆犹新，我在它上面呆了五年，几乎没有间断地在海上颠簸，领略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和秘鲁的卡亚俄等地的异国风情。我永远也忘不了秘鲁一个叫华尼劳斯的鬼地方，在那儿我曾跳下船到水里游泳，结果遇到一条鲨鱼。我击退了鲨鱼的进攻，奋力划水，逃回到船上，只差一点点就要葬身它的腹中。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西·西·查普曼”号绕过南美洲的合恩角，前往英国的利物浦和印度的加尔各答。都说合恩角充满危机，但那次航行，我丝毫也没觉得它有什么可怕。不过随后，当我们的船装载着铁轨和车厢，从爱尔兰的都柏林前往美国的旧金山的途中，再次经过它时，我开始对它充满了敬畏。这一回，合恩角可要给我们看颜色了。

事实上，我们压根儿就没有绕过合恩角去。我们在海上和狂风巨浪搏斗了整整五个星期之后，有一天，那些车厢突然散架了。于是，我们这艘本来就摇摆得厉害的船就更加不得安宁了。夜晚，在甲板下面的船舱里，我们经历

Lero

Below



Fifty





了噩梦般的磨难，那些车轮和轮轴在摇晃的灯影下，像个醉汉一样，四处滚来滚去，搅得我们根本无法入睡。白天，我们为了躲开它们，上蹿下跳，左闪右避，狼狈不堪。但是，像个猴子似的跳了一阵之后，我们最后终于找到了对付它们的窍门。我们掌握了它们滚来滚去的规律，然后站在某个位置上不动，因为算准那些铁家伙不会滚到脚边来。这一招好像还挺管用，经过两天两夜，我们总算把散架的车厢一一固定好。

这时，“查普曼”号在风浪中倾斜得很厉害，似乎危在旦夕。看来别无选择了。于是，它赶紧掉转船头，改变航向，朝东面疾驶而去，逃离了合恩角。这样一来，我们虽然逃离险境，却要绕远路了，几乎要整整绕地球一圈了。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许多水手得了败血症，身体垮了；一位高级船员精神错乱。从都柏林到旧金山，我们整整花了二百天的时间！毫无疑问，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在当时也算是一件奇闻。

我又拿起海象牙，准备雕刻另一部分。这件小雕刻差不多要完成了。往事又开始在我脑海中浮现，我想到了我做水手的那些年。我还记得“查普曼”号的最后一次航行，那年我十九岁，已升为船上的三副。我们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出发，向茫茫的大海驶去。我们的目的地又是旧金山。

这一次，我们船上没有装载铁轨和车厢，所以不必担心会像上次那样，在关键时刻，跳来跳去，去应付那些滚动的轮子和车轴。船上装得都是一些相当安全的废铜烂铁、冶炼用的煤、家具、硫磺、厚玻璃板、杜松子酒——这些东西都分门别类放在各自的地方。看来，这次航行该是很轻松的吧。

是很轻松——不过那只是在一开始。要说船上的货物

有什么移位的话，也就是几瓶杜松子酒从船舱的货柜里转移到了我们新任大副的手里。所以，除了那位大副时常会现出一副醉醺醺的样子外，一切都很正常。直到有一天，船沿着巴塔哥尼亚海岸航行，我们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才出现了一个小事故。风暴本身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危害，但是，就在我们把主桅的帆降下来时，一捆绳子散了开来，把船长的腿缠住了，一下把他绊倒在甲板上，把臀部给摔裂了。

船上没有医生，我们只好自己动手，凑合着把他包扎好。“查普曼”号继续前行。终于，船完好无损地绕过了合恩角。在顺风中，我们开始向北驶去。一切顺利，船长的伤也快要好起来了，他甚至还一拐一拐地到甲板上去走走。看来，我们的运气还不错。

然而，好运不长。有一天，在行驶到智利的瓦尔帕莱索港附近海域时，有人闻到了一股烟味从前舱传来。我们循着烟味找去，发现烟正从甲板上的一个通风口冒了出来。于是，我们赶紧找到船长。

“快，到底舱下面去，找出起火的地方！”

说说容易做做难。通往底舱只有一个舱口。我们钻了下去，一个个货舱检查过来。我们发现，很不幸，烟是从冶炼用的那些煤里冒出来的。那个货舱谁也进不去。

船长急得一瘸一拐地跑过来，大声吼叫着下达各种命令。其中一个命令就是让我们朝煤上泼水。但是，要不让煤着起来，泼的水差不多也要和煤一样多——也要好几百吨。我们打开装煤的货舱上面的舱门，然后，大伙儿提来一桶桶水朝煤泼下去，再把空水桶一个个传回去装水。但很快大伙儿觉得这样速度太慢了。于是，他们泼完水后，就把空桶远远地抛回去，这样传递的速度就快了一些。但是，一个伙计一失手，将空桶砸在船长身上，把他砸倒在

Lero
Below
Fifty

